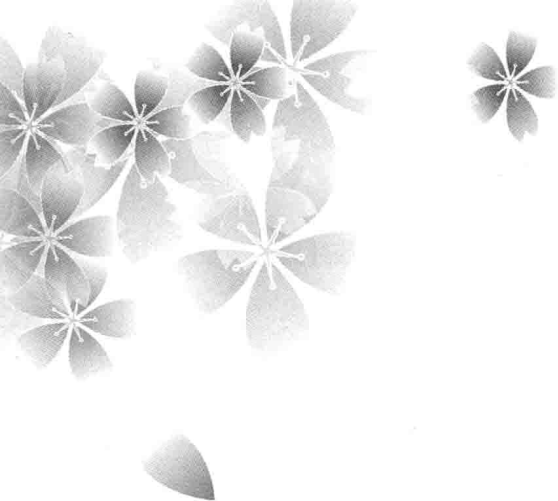


浮世筑

Love
Stories

一本爱情小说集……

王秀梅 著



Love
Stories

一本爱情小说集……

浮世筑

王秀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世筑 / 王秀梅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15.1

ISBN 978-7-5378-4293-8

I. ①浮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7229号

书 名 浮世筑
著 者 王秀梅
责任编辑 赵 勤
装帧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010-57427288(北京发行部)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7571328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 bywybs@163.com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字 数 139千字
印 张 7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293-8
定 价 28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/ 浮世筑
- 061 / 赢者的权利
- 077 / 回南方
- 097 / 伤指
- 112 / 早餐
- 128 / 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
- 146 / 红色猎人
- 165 / 初恋
- 180 / 预示
- 194 / 可能性谋杀
- 212 / 竹林寺

浮世筑

真实地,虽然我们的元素是世间,
但我们和这些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
瞬间打开的长景并不协调。

——菲利普·拉金《提起过去》

1

父亲蹲在地上摆弄春蚕的那个上午,充满了可疑而又动人的兆迹。数月之后,母亲用一种说不清是愤怒还是亢奋的语调,向我通告了他的失踪,我眼前立即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画面:父亲缪一二其实是在那个上午就离家出走了。明亮的日光在他灰白的头颅上闪烁着光芒,他顶着那光芒,从小学教室那扇窄窄的门框里晃出去了。

人们都知道,我的父亲缪一二是一个桥隧工程师。和我的祖父当年一样,缪一二在他的实际年龄到达法定界限的时候,理所当然地退休回到了家中。镇上的人们无法从他并不奇特的外貌上,对他的毕生所为做出恰当的估价:这里当然也包括我的母亲。父亲因此不可避免地很快沦为镇上的普通人。

那个上午,父亲蹲在小学校一间空旷的教室里。小学校废弃多年,泥地坑洼不平,父亲在那上面铺了一张炕席,炕席上横

七竖八地摆放着柞树叶；刚出生的蚁蚕沙沙地蠕动着。那张炕席像是他的小型农场。他蹲着，背部拱起，不时把跑出领地的蚁蚕捉回去。按照节气，那应该是个春末，天气非常暖和，阳光穿过窗户，照射着父亲灰白的头发，他朝向窗户那一侧的脸发出白光。

我找到一样东西。

父亲说。

我站在地上，离父亲的小型农场稍远一些，生怕踩着那些爬到外围的小东西。来小学校之前，母亲正带着鄙夷的语气，描绘我们家隔壁蛋糕店老板娘的风流韵事，说她是如何跟人跑掉，三年后又恬不知耻地回来，继续当蛋糕店老板娘。母亲重点讲述了回来后送给自家男人的第一句招呼：朋友，你好吗？这洋里洋气的招呼，跟镇上女人们的粗鄙和闭塞形成对比，令她们长久地处在怨懑之中。母亲显然没出此列，她很情绪化地揉压着一块面团，啪啪地把它拍打在不锈钢盆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弟弟缪浮桥从街对面的小学校里回来，通知我父亲找我的消息。

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太乐意——本来她以为这顿饭有了操弄者。她计划包饺子，在这方面我是把无与伦比的好手。她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意思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包饺子。我弟弟缪浮桥对做饭不怎么在行，母亲无奈也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让他暂时代替我的位置，给她打打下手。母亲挂着脸，一再嘱咐我去去就来。那老东西的话没什么可以听的，母亲说。接

着她才觉得应该疑惑：

有什么话非要去小学校里说？神神秘秘的。

这疑惑同时也是我的。你们倘若知道我们姐弟二人跟我们的父亲缪一二之间的关系，就会明白这疑惑的来处：他大半生飘荡在外与桥为伴，老了回到镇上，与妻子儿女之间的感情已被时光阻隔，变成两种原理不同的物质，很难找到融点。我们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。虽然母亲的话比从前多，但那恰恰说明，其中的废话比率越来越大。父亲终日沉默居多，用母亲的话说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——我认为她这句话引得很准确：父亲从内心里拒斥着跟我们的亲近，仿佛那样就令他背叛了什么信仰。这样一个父亲，约他的大女儿去一间小学校说话，我们想不疑惑都做不到。

由此可知，跟父亲独自待在一起，于我们两人而言，都需想办法尽力消除陌生、客气、警惕诸多感觉。我相信他已经用大半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准备，并决定用单刀直入的切入方式：

我找到一样东西。
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把某件事情在过去和当下之间一切两半。父亲仍旧低着头，以便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，从他给的切口中进入事件。

您找到什么东西？

我问道。父亲却迟疑着。我说，妈还等我回去包饺子呢。没我帮忙的话，您也能猜到吧，恐怕中午这顿饭我们都吃不上。

父亲终于停止去捉那些不断越界跑出来的蚁蚕。他保持蹲着的姿势,重心移到左半边,很费力地从右边裤兜里摸出一张纸。他小心翼翼,唯恐自己糙裂的手弄破了它:你妈把它夹在镜框夹层里。她可真能藏,一藏就是几十年。

父亲把那张有可能是信的纸递给我,一瞬间,从他的目光中我读到很多讯息。当我确定这讯息里包括对我的足够信任时,我接过并打开了那张纸。的确,它是一封信,我先看了看落款,主要是想搞清楚它诞生的时间:经过计算我确认,这封信写自三十年前。

接着我开始看信的内容。在这之前我看了一眼父亲,以辨认他是否有后悔的意思。他猜到我的意图,挥挥右手,示意我不必顾虑。他右手爬上了一只蚁蚕,像一粒蠕动的黑芝麻。

我不能把整封信的内容放在这里,只能截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,而且出于叙述的连贯——写信人文化水平极低,这一段里包含两个错别字及两个我无论如何都认不准的字——我把它改用我的口气概括,那句话的确切意思是:你从这里离开之后就失去了消息;我生下一个男孩,三岁了,给他取名叫索桥。

那些错别字和认不准的字对弄懂整封信的意思构不成障碍,我相信父亲也这样认为。他并不预备向我解释那几个生僻字,包括落款处的名字:在我的反复辨认下,它既像一个“芬”字又像一个“芳”字。我们的高级工程师父亲缪一二,曾经和某个名字叫芬或者叫芳——写着这样一手让人惋惜的字——的女人交好,并且生下一个孩子……我不得不闭上一会儿眼睛,以

平复我起伏不平的情绪。父亲的信任让我陡然感到责任重大，想想在这个时刻这种信任里还有依赖，我的责任感里又加入了受宠若惊的成分。

历史的脉络不难梳理：母亲藏匿了父亲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封信，令他的人生在老年时段呈现出难以承受的戏剧性。这时候我算了算，父亲再过几个月就整整六十五岁了，无论从何角度来说，这都是一个不宜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的年龄，应该如一潭没有风刮过的池水一样，平静地滑向更老的老年。

父亲照旧蹲着，目光望向他的小型农场。他选择这样一个地方真是高明，那些蠕动不已的蚁蚕完全可以让他的眼睛有事可干，从而有效地遮掩他的不自在。他又开始往柞树叶子上捉拿那些小家伙，我知道这时候轮到我说话了。我说，爸，我支持你。

缪一二猛地把头低到自己的胸前，下巴抵在羊毛衫上。我不敢想象他是不是在哭，一时间有些张皇失措。

过了很久，父亲才重新抬起他的头，脖子后头刚才拉紧的皮肉重又皱起褶子来。我注意地看了一下他的眼睛，无法判断那里有没有泪水。我说，爸，人性、感情，这都是世间最复杂的东西。过去的事情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——您打算怎么办？

父亲问我，他应该三十三岁了吧？

我说，您是说……缪索桥。对，应该是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他。

父亲感激地重新垂下头。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还应该说什么,我说,我们都会支持您的,到时让浮桥去跑一趟。妈那边您放心,我们都会瞒着她,不让她知道。

听到这句保证,父亲猛地抬起头,这一下我看到,他眼里瞬间涌上一层发亮的东西。他坚决地说,必须让她知道!

您还猜不到吗,要是让她知道,我们就别指望顺顺当当地去找索桥了。再说了,总归……这件事对她是有伤害的。

我试图说服我们的父亲在暗中进行这件事,不要惹起没必要的争端。

谈到伤害两个字,父亲更加不高兴了,他挥着手,说,我和她没什么好说的,伤害更谈不上了。

执拗布满父亲黑色的脸膛,令那里的线条凝固得像铁丝网。我知道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宜再交谈下去。事实上,这些并不算多的交谈,已经超出我的想象。我说,我得回去帮妈包饺子了。再不回去,我们都别指望吃上午饭。

2

一顿午饭令我如此紧张的原因,说起来仍和父亲有关。父亲一生中与我们有限的团聚,掰上指头就能数个清楚。诚然,每月我们都能收到他的汇款单,然后从邮局支取一部分他的工资——那是让镇上所有人看了都眼红的钱,但这无法和母亲的怨气达成互相抵减的平衡;相反,去邮局的日子里,母亲的怨怒渐渐超过其他那些平常的日子。

这是一个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女人应有的情状,任何人都能想个明白。寡妇一样的寂寞,拖儿带女的劳碌,足以使她的委屈成倍增长。她把任何一样家务都能成功分成几等分,让我们姐弟两个参与进来——这一形式从诞生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她的老年。最近几年,我们听到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你们都回来了,该你们做饭了,我要享享福。

母亲所谓的享福很简单:冬天盘腿坐在炕上,其他季节两手抄进裤兜,在大街上逛荡,等着我们其中的一人喊她吃饭。如果我们从城里回得晚了,她也会插上一手,帮个忙,但必定要等我们到家以后一起开始忙。她绝不提前半分钟独自干活,就像那个父亲摆弄蚁蚕的上午。她用如此种种雷同的方式,反复向我们宣告:她这一生太委屈了,操劳得太多了,得到多少补偿都不为过。她这样做到底能不能从中得到一些补偿的快感,我们持怀疑态度,但我们都假定她这样做是有效的。

那个上午我们姐弟二人都有事回得较晚,母亲决定做的饭又偏偏有点复杂,加之父亲把我叫到小学校耽搁了不少时候,这导致我们下午一点半才围到饭桌旁边。我的女儿戈缪先前被她爸爸带到山上去玩,肚子早就饿了——当然,我们也都例外。因此起初饭桌上只有埋头吃饭的声音,间或有母亲唠叨我弟弟缪浮桥的一些话。那些话无非围绕着他的离婚而展开,翻来覆去,我们的耳朵早就养成了即时过滤的本能。

这样吃了一段时间——我猜父亲是有意宽容地安排了这段让大家饱腹的时间,然后他猛然挑起话题:

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。

这句话之前，我频频留意父亲的举动，以便在关键时刻不至于毫无防范，但父亲的黑色脸膛平静得像一块石板，从中我没发现他有所行动的信号。这说明父亲的这一想法早已成熟，小学校里与我的一席交谈，只不过是對我这个长女的尊重而已。

母亲沉浸在对我弟弟缪浮桥离婚的控诉当中，她那些重复的用语密集而熟练，把父亲的话挡在情境之外，大家都只把它当成对母亲那些控诉的反应。我们的父亲不太高兴，他用更为有力的语调，把这句话毫不含糊地重复了一遍，我们大家终于把耳朵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来。

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。

父亲相继看着我和我弟弟，接着说：

缪引桥，缪浮桥，你们有一个三十三岁的弟弟，名叫缪索桥。

饭桌旁一刹那只剩下沉默的咀嚼声，来自我的丈夫戈现实，其他人都停止了任何动作。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女儿戈缪发出的，她只有七岁，试图用她那不太成熟的逻辑能力把事情搞清楚一点：

姥爷，那个人是我妈妈的弟弟，那就是我舅舅吧？

我爱人戈现实对他女儿能这么快算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大加赞赏：完全正确，宝贝女儿太聪明了。

他们二人这不合时宜的对白，成为点燃母亲愤怒的导火索

——她啪的一声拍下筷子，声响吓人。

你，还好意思说？

母亲指点着父亲，嘴唇哆哆嗦嗦。我完全能看出她的嫉妒，这种事情是每一个女人的噩梦。父亲完成了他的宣告，拾起筷子又吃了一个饺子，然后撤离饭桌，往后一靠，眯起双眼。他身后是雪白的墙壁——春节之前刚刚粉刷过，再往上是一副装裱好的十字绣，母亲的手艺。她居然绣了一部油画作品，这令我对她的品味刮目相看，要知道，她年轻时只是镇上毛巾厂里的一名普通女工。

我弟弟缪浮桥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——他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——哈，杀出一个跟我分遗产的兄弟？

我眼疾手快地敲了一记他的脑壳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。遗产这样的词，虽然早晚免不了要谈，但总归不是个好词。

接下来母亲把话题越扯越乱，她在痛苦的打击下思维走向混乱，如脱缰的野马：索桥！又是他妈的桥！你一辈子跟桥打交道也就罢了，生下孩子也都要给他们取名叫桥！引桥、浮桥、索桥！我一听见“桥”这个字就恨，巴不得老天爷开眼，打雷把你修的那些桥都劈了！谁给你这个权利让他们一辈子都要叫桥？桥是千人踩万人踏的东西，我烦透了这个字，你这个老东西！

她的这番控诉赢得了我弟弟缪浮桥的热烈拥护，他向来不喜欢这个名字；但他同时又幸灾乐祸，想想世上还有一个倒霉蛋和他一样，他就高兴得要命。

母亲接下来想到一个问题：谁向父亲泄露了这个秘密？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名叫芬或者芳的女人找到了父亲。这个猜想太可怕了，一瞬间令母亲脸色灰白。她把这张让我看了心碎的脸转向我，上面写满问号和愤怒。她一定明白我去小学校的原因了，觉得我知晓了全部的秘密，而且为我跟那个“老东西”共同保守这个秘密而感到被背叛的痛楚。我蠕动着嘴唇，试图打消她的这个可怕的担忧。我小声地说：

不是您想的那样。

我承认我语焉不详，越发加重了母亲的担忧。但她很快就理智地把思路调整到清晰的轨道上来——她看了看雪白光滑的墙壁，飞快地挪到炕边，两条腿伸到地上去找到自己的鞋子。接着我们看到她推开那扇刷了黄油漆的木门，把自己推挤出去。我女儿戈缪问我，妈妈，姥姥去哪儿了？她以为是自己那句话惹来这一摊麻烦，刚才这会儿一直识相地闭紧嘴巴。她爸爸戈现实用事不关己的态度说，别问那么多，咱俩吃饭。

刷了黄油漆的木门反弹了几下，还没停稳，母亲旋风一般地回来了。她手里拿着一个落满灰尘的相框，脸色不像刚才那般灰白。相框上丝丝缕缕地缠绕着蛛网似的灰尘，她的头发和胳膊也沾上了几根。她顾不得自己，一个劲摘着相框上那些灰色的东西，说，藏到这里也不保险，老东西，真是块当间谍的料。

她在这样的时刻居然还表现出了可贵的幽默感，令我爱人忍俊不禁。我爱人戈现实一直认为我们的家庭很典型，人物个性突出，人物关系复杂。每次跟我回家，都是他观察典型社会

的好机会。他在大学里教社会学，本人是社会学博士后，整天用他那双写满批判分析智慧的眼睛，研究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。但我禁止他把这一套用在我们缪家，他只好很识相地把自己当成外人，轻易不参与发表言论。

这当儿，母亲已经把相框背后的三合板成功取下——事实上它已经和相框分离了，父亲撬掉了将二者牢固钉在一起几十年的几枚钉子，把那封不见天日的信取了出来，之后就没再按上钉子，而是把三合板潦草地扣了回去。母亲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三合板卸下来——果然，她看到那封信没了。

这个结论，推翻了母亲之前的担心，此刻她确定，老东西缪一二知道缪索桥的存在，并非因为那个名叫芬或者芳的女人找上门来，而是他偷窥了这封信，因此母亲陡然气壮。她剧烈地抖动着相框，巧合的是，那张照片是我和我弟弟缪浮桥的合影，黑白，照片上斜写着几个字：引桥六岁浮桥五岁合影。字是照相馆里的人加上去的，标注在我们两人的头顶上方。我飞快地算了一下，我们那未曾谋面的弟弟缪索桥比我小六岁，就是说，在我和缪浮桥拍这张照片的那一年，缪索桥悄无声息地出生了。我想，母亲读到那封信的时候也做了这样一番计算，她把信夹在这张照片的相框里，实在是颇有深意。

我不知道母亲抖动这个相框，接下来会对父亲干些什么，她会不会激愤之中把它扔到父亲头上？我以最快的速度下炕站到母亲身边，拿下她手里的相框。母亲挣扎着，用臀部顶撞我。我说，妈，您也是，怎么能私藏别人的信件呢。这事您也有

不对的地方，就别得理不饶人了。

母亲提高嗓门捍卫自己：

我才是受害者！

我看了一眼北窗，我和母亲正站在离北窗不远的地方，窗外大街上走过两个人及一条狗。我说，您就不能小点声，不怕外人听到啊？

丑事做出来了就不用怕外人知道！

母亲近乎尖叫地说。

我回头寻找缪浮桥和戈现实，希望他们能帮我一下，但戈现实耸耸肩，摆明他不想介入这个典型小社会。我的弟弟缪浮桥指了指我们的父亲，意思是明确分工，母亲交给我，父亲交给他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父亲倏然睁开眯了半天的眼，对我们大家说：

我宣布第二件事，我要和你们的母亲离婚。

3

这就是父亲离家出走之前，那件事在我们家所引发的后果。当然，在我们的激烈反对之下，父亲收回了离婚宣言。但这只是他的一小步妥协——他坚决地要求和我们的母亲分居。

自己的丈夫当着子女的面提出离婚，这令要强的母亲几乎昏厥。我注意到她当时晃动了一下，赶忙从后腰那里扶住了她。但她不想这样被打倒，她坚决地绕过一只手，把我的手从自己后腰上掰开。她牢固地站稳了，对我们的父亲说：

三十年前我就想对你说这句话了！

接着我们的母亲不知从哪里拿到一串钥匙，拣出其中一把，把它插进大立柜里面的一个锁孔。我们屏息看到她拉开一个抽屉，从里面翻找出如下东西：身份证、老年证、户口本、房契、存折、我父亲的一个印章。她说，都在这儿了，说离就离。接着她吩咐戈现实和缪浮桥说，发动你们的车子去。

戈现实和缪浮桥都坐着不动，母亲转而对父亲说，去，开你的三轮车。

父亲也没动，他深思熟虑地说，让孩子们先回城里去，咱们商量好了离婚的细枝末节，再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。

母亲咬牙切齿地说，老东西，真冷静啊！看来琢磨了不止一天两天了。

让父亲退让一小步的那件事，是母亲那天傍晚突发了急性肠胃炎。据说她当时自己吃了两片止痛药，但仍是腹痛难忍，只好捂着肚子蹲在家门口，托隔壁蛋糕店老板娘跑一趟，去街对面小学校把父亲找回来。父亲搀扶着母亲到镇上医院去，本以为开点药吃下就没事了，没想到母亲躺在炕上呻吟，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。蛋糕店老板娘呵斥自己的男人周成才，还不赶紧开车拉缪叔缪婶去医院？周成才家有一辆面包车，据说是自己老婆跟人在外面几年挣的。他忙不迭地拿了钥匙，边走边问，去哪个医院？这时候我父亲缪一二坚定不移地说，去城里。

我们接到父亲电话就分头赶到医院，跟他们会合。母亲闭着眼，哼哼呀呀，像在唱戏文，令人怀疑她疼痛的真实度。这大